生/ 活/ 随/ 笔

无山不绿,有水皆清

杨玲红

外孙参加征文比赛,想写曾外祖父,这让父亲高兴万分,赶紧将我叫回,商酌给小家伙提供些信息。那埋藏在心里久远的山、水、树,又在父亲的叙述里展现在眼前。

刚工作一年,父亲就被选为第一批援藏技术干部。整个四川省只选了十名能力强、技术精的人员。父亲非常自豪能成为其中的一员。

父亲他们乘火车、坐汽车,穿戈壁、翻雪山,足足走了二十余天才到达目的地。

没过秦岭时,车窗外是一片片的青绿,生机盎然。过秦岭后,收割完庄稼的土地是满眼的黄。穿过河西走廊后,茫茫的戈壁滩上,被风吹起的沙石打得人生疼,只有孤零零的骆驼刺顶着一点点青黄色伫立在戈壁滩上,不停地在风中摇晃。

父亲说,戈壁滩上的那半盆水是他人生中最难忘,也是最惭愧的事。

一行人在甘肃柳园火车站下了车,便乘坐专用“客车”前往西藏。其实就是将货车的车厢用帆布遮盖,再加上两排长凳。为了保证这批技术干部的安全,特意安排了配枪的司机和医生。

沿着尘土飞扬的青藏公路向西行进几天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叫花海子的车站。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上,在橘红色的夕阳下,车站孤零零地立于天地之间,父亲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什么是“长河落日圆”。

车站其实是半掩在地下的地窨子,除了远处几丛骆驼草,没有一棵植物。地窨子里有一排排用黄土筑的炕,那便是过往客人住宿的地方。一路的风餐露宿,让他们忽略了这环境的简陋,此时他们只想放松紧绷的神经:喝口水、吃顿饭、洗个澡、睡个觉。

车站给他们这批特殊的“客人”每人备了半杯漱口水,半盆洗脸水。经过一路风沙洗礼的父亲迫不及待地接过服务员递过的盆,将脸不断地浸泡在脸盆中,仿佛要将戈壁滩的风沙、行程中的疲惫一洗而空,全然忽视了站在他身边的服务员脸上那心痛至极的表情。

当父亲终于把脸从水盆中抬起,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准备将盆底已有一层细沙的水倒掉时,服务员连忙说:“这个水还可以洗脚。”父亲疑惑地将水倒进服务员递来的另一个盆子里,洗了脚。看着已混浊得看不清本色的水,父亲想:这你总不能再说不能倒了吧。不承想服务员又说:“麻烦你把这水倒进那边的大桶里。”父亲这才发现,在车站围墙的角落里还放着一个空油桶。看着父亲不解的眼神,服务员说:“戈壁滩上没有水源,车站的水是定期从火车站用驴车运来的。我们平时都是两三天才洗一次脸,一盆水几个人洗,洗了脸,再洗脚;洗了脚,再过滤一下喂驴,无法过滤的带着泥沙的水浇骆驼草。”

看着不少水被溅到了沙地上,愧意在父亲心中弥漫。时任林业部长梁希说的话,在父亲的耳边骤然响起:“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新中国的林人,同时是新中国的艺人。”看着漫无边际的戈壁,墙角装水的油桶,在风中摇曳的骆驼刺,父亲真想把这个车站装点成树木环抱的绿岛。

父亲进藏后的工作并不在戈壁滩上,而是在原始森林里。面对大树参天,枝叶葳蕤的古老森林,看着那波涛汹涌,奔腾不息的澜沧江,那戈壁滩,那半盆水,常常会出现在父亲眼前,以至因国家建设需要间伐这些参天大树时,他甚至怀疑是否与“无山不绿”相悖。直到一位老首长对他说:“国家正处于大建设时期,需要大量的木材,这是时代所需。何况,这是间伐,不是滥砍滥伐”,父亲才得以释怀。

在西藏工作的二十余年里,父亲几乎走遍了尼洋河、贡觉河、年楚河两岸及澜沧江上游部分林区。林芝、扎木、江达、昌都……千年的古树,漫山遍野的高山杜鹃,森林里珍稀的野生菌……因为有父亲身影的抚摸,它们也成为我们童年最热切的向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调回了江城涪陵,成为了一名林业科研人员。

当时的涪陵已被林科院选为全国二十五个马尾松种源实验基地之一。实验基地在望州山上。年近半百的父亲因经验丰富、技术能力强被选为这个项目的接手人。但是当父亲来到这里时,看着曾经松屏列翠的望州山上除了良莠不齐的茶树、比人还高的杂草,只余东一条西一道被雨水冲刷出的黄沙石挂在山坡上时,泪水在父亲的眼中悄然翻滚。

那时望州山上只通电,水来自两处山湾塘,家中烧水煮饭的柴火只能用山上的杂草。每到周末,父亲在实验室或实验地,母亲则带着我们上山去割草当柴。当湿重的蕨草、茅草、青杠灌木勒红了双肩,当镰刀一不小心划伤了手,当被草丛里的野兔、野鸡和蛇吓得哇哇大叫时,心中便对父亲充满了怨言:为什么不能像别人的父亲一样陪着我们。连一向默默担任父亲坚强后盾的母亲也忍不住抱怨:“你就是一头只顾开荒的犟牛。”

从全国各地寄来的松树种子,在父亲和其他科研人员的精心呵护下终于生了根、发了芽,望州山上近两千亩的山地也成了它们的家。那时没有电脑,所有研究数据只能靠手算或计算器,父亲办公室的桌上、地上,稿纸堆得像一座座小山,由父亲主导的标本室也因此成为当时川东地区种类最丰富的松树标本室。

当自来水、天然气进了望州山上的家家户户时,松树们已密密匝匝地将曾经的荒芜掩盖。香樟、梧桐、漆树穿插于松树间,腊梅、迎春、石榴、菊花开满望州山的四季,让城市也呼吸到了四季清新的空气。鸟儿们欢快地鸣叫,松鼠跳跃于树间,清澈的山泉在望州山叮咚响,它们汇聚成了涪陵最美的城市背景。

如今,九旬的父亲已步履蹒跚,但每个月仍会来望州山看一看。看满山的苍翠,嗅树香花香,听阵阵的松涛,父亲感叹道:“在这些林地里,我的脚板印已盖了几层了。现在走不动了,但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与这里每一棵树是相通的。”

此时,父亲拄着拐杖牵着曾外孙来到窗前,看着远处望州山上星星点点的灯火,身板挺得笔直。

曾外孙仰头,似乎明白了什么。

(作者系重庆涪陵区作协理事)

心/ 香/ 一/ 瓣

婆婆

胥涛

父亲打出生,就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听婆婆说,从未蒙面的爷爷,死于一场恶寒,在我父亲出生两个月前。

婆婆一个人将父亲拉扯成人,一辈子没有再嫁。

我们老家那一湾的人,都很敬重婆婆,说婆婆善良、勤劳、泼辣、贞洁。

婆婆曾被乡民推选为妇女主任。张家长李家短扯不清楚的事,都喜欢找婆婆去评理,没听说摆不平的。在我小的时候,就见识过一次婆婆的泼辣。湾里有个姓文的老头,平时比较“歪”。一天,任姓妇女家的小猪儿,跑去文老头的菜地里,拱了几兜大白菜。虽然任姓妇女道了歉,但文老头仍然不依不饶,破口大骂不说,还追得人家小猪儿满坡跑。婆婆此时挺身而出。一番调解未果,婆婆当场将两只袖子一挽,厉声与之“对骂”起来,引来乡民纷纷围观,一起指责文老头,搞得文老头灰头土脸,最后连任姓妇女赔的几兜大白菜也不要了,灰溜溜跑回了家。此后,文老头见了婆婆就是一张笑脸,再也不敢“歪”。

婆婆身形瘦削,但力气不弱。老家西充,号称“苕国”,是山岭重丘地形。一湾的人住在山脚,湾底是不多的稻田,山脚到山帽,是陡峭的山坡。山帽之上,才是润育了“苕国”的大片坡土。由于土壤和气候的原因,老家种红苕,需要先在土地里垒出一排排苕埂,然后将苕藤秧秧栽在苕埂上。雨水季节,苕埂与苕埂之间的苕沟,既可以储水,又可以把多余的水排出土地,为红苕的生长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垒苕埂,既是一项技术活,更是一项体力活,婆婆是这方面的强手。婆婆垒苕埂,一把锄头左右翻飞,苕埂垒得又快又直又标准,常有乡邻前来讨教,婆婆也不厌其烦地和大家探讨。每年农忙季节,婆婆垒完自家的苕埂,还会去帮助鲜婆婆,而且坚持了好多年。鲜婆婆也是湾里的乡邻,老伴去世得早,自己也多病,孩子有残疾。婆婆常对我们说,力气没了,多吃几坨红苕就有了,但人不能没有善心。

后来,婆婆随家从老家西充迁到了父亲工作的所在地万盛,儿孙绕膝,自是欢喜。但一生勤劳的婆婆、离开土地的婆婆,就如离开苕埂的苕藤,打不起精神,很快就病了。吃药、输液,仍不见好转。父亲急得团团转,婆婆说“我得回老家”。她好像把自己活成了一棵树,根须早就扎根在西充老家的那片土地里,挪一挪就会伤筋动骨。她得重新回到自己的“老窝”,守着那里的山和水,那里的田和地,那里的石头和青草,还有那里的老房子和老槐树,正所谓“落叶要归根”啦!

花了两天一晚,先坐火车,再坐汽车,再走十余里山路才回到老家的婆婆,看到熟悉的乡亲,听着熟悉的乡音,一下子有了精神头,病没多久也就好了。从此,婆婆一个人在老家生活。每年,我们都会回去看望婆婆,在她鸡鸭养肥的时候,在八九月份挖红苕的时候,在春节的时候。

再后来,一次恶寒击倒了年迈的婆婆,她再也没能爬起来,彻底与自己的鸡鸭作别,与老房子和老槐树辞行,结束了一个乡村妇女勤劳简朴的故事。按她的遗愿,我们把她葬到了湾里的大坟地、那个与我和我的父亲都从未蒙面的爷爷的旁边,那个可以天天看得到湾里小河上的“过江楼”的地方——她知道,每年春节或清明,她的儿孙们都会经过那里,回去看她。

就为那一炷清香。

(作者单位:重庆万盛经开区总工会)

诗/ 绪/ 纷/ 飞

乡思融春

(诗四首 平水韵)

秦士由

七律·乡思

关山迢递泪沾巾,
万里乡思异客身。
大雪莽原知冷夜,
北风潇水感寒晨。
甘辛每念椿萱远,
孤寂常怀骨肉亲。
岁末最痴游子愿,
归家团聚拥新春。

七绝·春色

春色潜行听白涛,
繁华隔岸沸声高。
心宁渐伴清风去,
初绽斑红若艳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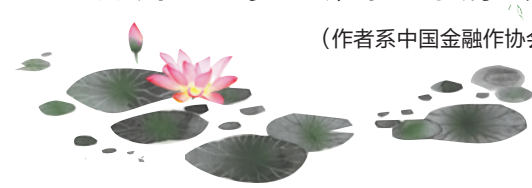
七绝·春燕

春来百卉沐霞辉,
燕子翩翩远乐归。
展目千山花竞艳,
翅翥万里任高飞。

七绝·春波

洪崖滴翠蕴梅香,
怀抱春波笑雾茫。
醉眺临江船岸畔,
悠闲莫过钓鱼郎。

(作者系中国金融作协会员)



碚脊

陈福厚

是天外飞来的陨石
砸中心窝,将铁血和柔情写进基因
蚀痕,是涟漪的另一种情绪
叹失忆的鱼,笑变形的卵石
那夜的雨,显然是有意而为
在一个诗人面前
用蘸满苦涩的笔触
问起归期
抖落一路沦陷的尘灰
三千苦痛,凝成三千星光
每一颗悲愤的野草
都挥舞着钢刀一样的顽强
即使倒在黑的夜里,也要燃烧
那光与火交织的身影
铸成永恒的英姿
烙在碚石上,屹如丰碑
川江号子,是不屈的凯歌
裸露的不仅是身体,更是心声
泪水和鲜血已转移了战场
晨光照亮希望的眸子
缙云,在时代的洪流中起兴
同样的汗水,不一样的号子
在中流,站成美丽的风景
——是砥柱般的脊梁

(作者系北碚区文联主席)